

齐东野叟峻青老

矫健

走近大家

本期人物



峻青,当代著名作家、散文家,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黎明的河边》《老水牛爷爷》《党员登记表》《海燕》《最后的报告》等;长篇小说《海啸》;散文集《秋色赋》《欧行书简》等,出版有8卷本、400余万字的《峻青文集》。

峻青原名孙儒杰,字俊卿,1923年3月出生于山东海阳,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《大众报》记者,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,昌潍地区武工队小队长,《中原日报》编辑组长,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,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、代理党组书记,中国作家协会理事,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,《文学报》主编,上海炎黄书画院院长等职。

本组报道策划
烟台晚报编辑部
烟台市散文学会
峻青文学艺术馆
烟台市楹联家协会

“百年峻青风范长存”
由徐明书写

在我的创作生涯中,前辈作家峻青对我影响非常大。我父亲与峻青是老乡,两个村子相隔三十里,南下到上海自然成为朋友。我读小学四年级时,有一天峻青叔叔来我家,带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。他听父亲说我喜欢看书,就把短篇小说集《海燕》送给了我。当时我深感震撼,没顾得看书,只仰脸看人——峻青叔叔方正的脸庞,厚实的身形,慈祥睿智的眼睛,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这是作家啊,真的作家,活的作家,真真切切地站在我面前!这使我产生信念:作家是人不是神,长大了我也要成为峻青叔叔这样的人!文学的种子,播进了我幼小的心田。

《海燕》是我第一次读峻青叔叔的小说,一口气看完,感人的故事,跌宕的情节,深深吸引着我。当时我有一张上海市少年宫的借书卡,因为作文写得好,班主任倪老师把全班唯一的一张借书卡发给了我。这可是巨大的奖赏,因为调皮捣蛋我连红领巾还没戴上,凭着借书卡却可以参加上海市少年宫的活动,无比荣耀!那时候少年宫经常举办读书会,我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听到一位阿姨在讲《党员登记表》,峻青叔叔的小说在她美妙的声音中更具感染力,我们沉浸在故事中。最后英雄人物壮烈牺牲,我身边一个女生竟轻声地哭起来……后来,我用这借书卡阅读了峻青叔叔许多小说集。我骄傲地对小伙伴们说,我认识作家峻青,他还送给我一本书呢!

少年时期的阅读让我沉湎于故事中,峻青叔叔的小说具有动人的情节,强烈的感染力。战争岁月的人和事,本身充满戏剧性,残酷与死亡相伴,自有其特殊的张力。峻青叔叔以饱满的激情,述说着大开大合的故事,紧紧抓住读者的心。我看这些作品,总有拿不下眼的感觉,每一篇小说都读得痴迷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峻青叔叔的小说理解加深,兴趣从故事转移到人物形象。他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活,个性突出,每篇小说都会留下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。呼之欲出的人物在故事中行走,使得整个作品神采飞扬!我最喜欢《老水牛爷爷》,那个身强力壮的忠厚农民,看见小孩背着一网包草吃力前行,会帮忙把网包扛在自己肩上,甚至把小孩也一块儿

背着,像一头老水牛稳步走回村庄。老水牛被抓,满口牙齿被敌人敲掉,仍然顽强逃脱跑回来报信,说话漏风让人听不懂。仁慈热心、勇敢不屈的老水牛爷爷,实在令人难忘。峻青叔叔的小说有一个特点,英雄人物大多牺牲了,悲壮的故事,浓烈的激情,将作品推向高潮。悲剧带来崇高的美感,与战争时代的真实生活相吻合,英烈形象更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青年时代我开始文学创作,终于梦想成真,成为一名专业作家。我经常去峻青叔叔家玩,他的子女都是我发小,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。有机会接近前辈大师,我难免想学点写作绝招,得一套文学降龙十八掌最好。但峻青叔叔很少发表长篇大论,可能我在他眼里和他儿子小弟一样,都是上房揭瓦、街头打架的调皮小子。不过,峻青叔叔偶尔露出来一两句话,就使我受益匪浅。有一次,我询问他对一位作家的看法,他简短地评价:质木无文,不懂渲染。我第一次听到“渲染”这个词用在小说上,不明白是啥意思,我再看峻青叔叔的作品,慢慢就悟到了。他的描写非常独特,景物、情绪、心理、行为,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图画,徐徐在眼前展现。那繁茂的枝叶、艳美的花朵,使我明白了渲染在小说写作中的意义——写故事不能一根光杆,有花有叶有色彩,那才丰满感人。

这一文字特点,在峻青叔叔的散文中得到更好的发挥。小说引起轰动后,他又写出了《秋色赋》《瑞雪图》《欧行书简》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,这些作品独树一帜,在文坛产生强烈反响。峻青叔叔的散文语言恣肆汪洋,绚烂多彩,读来优美酣畅。如果作比喻,我愿意想象一碗汤,类似佛跳墙那样的浓汤,醇厚鲜美,层次丰富,越品越有滋味。文字层层渲染,情、景、物、人,立体交融,涌现在我们面前,如油画,如电影。尤其是景色描写,有俄罗斯风,使我联想起屠格涅夫的作品。有人甚至认为,峻青的散文更为优秀,语文教材大量选载他的作品,据统计他是入选教材最多的作家之一。这些散文被人们反复诵读,影响久远,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学财富。

从发表处女作开始,我也写了五十年小说,逐渐积累起一些

经验。晚年回顾峻青叔叔的小说,又有新的感悟。我们这个时代影视大爆炸,给小说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。我也参与影视写作,知道一些规律。从这个角度看,峻青叔叔的短篇小说令人惊讶!他的《黎明的河边》《党员登记表》都被搬上银幕,深受观众喜爱。两个短篇拍出两部电影,堪称奇迹!这个纪录,至今也难以超越。胶东不少作家的作品被搬上了银幕,比如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,冯德英的《苦菜花》,那都是砖头厚的长篇小说。众所周知,电影需要故事、人物、大量的细节,短篇小说怎能做到这一切?在我看来,至少故事内核具备延伸性,才有可能发展为影视。那么,峻青的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便凸显出来——厚重。小说的内涵丰富,故事人物高度浓缩,构成其厚度与重量。这一点过去方家很少论及,却是峻青小说非常突出的方面。短篇小说因篇幅限制,讲究机智、轻灵,很难兼顾厚重。峻青叔叔突破限制,能在短篇里藏两部电影,这就好比用手枪打出重机枪的效果,至今想来也令我啧啧称奇。

峻青叔叔晚年专攻水墨画,犹以牡丹见长。所画的风中牡丹,极具感染力,被人广为称道。他喜欢牡丹,从爱女的名字体现出来,孙丹薇,可见在其心中早就盛开着牡丹花。我曾在报纸上看过报道,峻青的水墨作品在海外办画展,可见影响不一般。我对书画之道是门外汉,渲染这一水墨画的术语,我也是在写作中慢慢体会到的。

峻青叔叔作画也有笔名,齐东野叟,引起我极大兴趣,其中甚有讲究。孟子曾论及胶东人,态度不算友好。因天涯海角路途遥远,老先生很难亲临,他便把山东半岛视为化外之地,称胶东人为齐东野人。胶东话也是鸟语,就像今天北方人听广东话一样。还别说,文荣一带的方言拖腔拉调,真有那么点意思。峻青取号齐东野叟,用的就是孟子这个典故。野就野吧,我想象中出现这样的画面:胶东一位野老头,独自在家乡林寺山中奔跑,在大海边奔跑,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,何等活拨有趣?他的生命力与其艺术作品一样,蓬勃悠长!

今年是峻青叔叔百年诞辰,他已离我们远去,但他的小说、散文、绘画,是永留人间的瑰宝,每每细品,回味无穷。仅以此文告慰峻青叔叔、于康阿姨在天之灵。

峻青文学艺术馆开展系列宣传活动

本报讯(通讯员 陈同英)今年是峻青先生诞辰100周年,峻青文学艺术馆开展了一系列峻青文化宣传和特色主题社教活动,引领公众走进峻青的文学艺术世界。

具体包括:一是征集馆藏展品,不断丰富展陈内容;二是挖掘峻青的生平故事,阐述峻青的廉洁精神;三是致力研学教育,开展“峻青红色文化”小小讲解员活动;四是加强馆校合作,建立峻青文化服务队;五是开展“品读峻青作品·书写时代华章”征文比赛;六是创立线上宣传平台,打造线上宣传栏目。开设峻青文学艺术馆公众号,推出“云游峻青文学艺术馆”活动,让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游览艺术馆。开创“峻青作品线上诵读”栏目,以峻青的文学作品为素材,引领公众广泛开展阅读活动,并定期在平台上分享峻青先生的文学作品。

峻青与烟台

1940年4月,18岁的峻青在家乡加入革命队伍。

1945年春天,峻青和战友牟文在海阳狗头岭上与敌人遭遇,突围时牟文壮烈牺牲。

1953年春天,峻青回到胶东,这是他成为专业作家后第一次回乡体验生活。

1962年,他在散文《乡音》写道:“乍一回到故乡,立刻就会听到许许多多亲切的熟悉的激动心灵的声音。”

1976年春天,刚刚恢复有限的人身自由,峻青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回故乡。

1980年春,峻青在《病中杂感》一诗中写道:“素怀乡心恋故土,时有佳忆忆华年;久病愁闻秋夜雨,频遭梦魂返故园。”

1983年中秋佳节之夜,在烟台山下,先生写下了激情洋溢的散文《月是故乡明》。

1987年的春雨之夜,峻青写下一首《风雨思乡》,诗中写道:“江南草长鸂鶒飞,却忆故园儿时姿;乡心宛似离巢燕,每因风雨更思归。”

1992年春,峻青在病榻上赋诗《海阳樱桃节感赋》。

1993年6月,峻青抱病回乡参加第二届海阳樱桃节,却因病住院,赋诗《望家山》。

1997年夏,峻青在烟台海滨小住,回到老家海阳市郭城镇西楼子村探望。

2001年秋,峻青到狗头岭上凭吊牺牲的战友牟文。

2005年8月,峻青回到故乡,病情复发,在毓璜顶医院的病床上,峻青写下《烟台午夜听雨》。

2005年岁末,峻青在上海的家中又想到了家乡的林寺山,赋诗《怀乡》:岁岁频攀海边城,故园风物总牵情;卧听胶东一夜雨,足慰江南半生梦;乡心不与年俱老,痼疾却随日益增;安得扁鹊回春手,踏遍齐鲁万千峰。

作者简介

矫健,当代作家,代表作《老霜的苦闷》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(鲁迅文学奖前身)、《老人仓》获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(鲁迅文学奖前身);第一部投资类长篇小说《红印花》获1998年山东省“五个一精品工程”奖;短篇小说集《天局》出版5个年头,重印50余次,印数过百万册。

作家出版社将矫健2022年长篇小说力作《隐患》与小说集《天局》、商战长篇小说《换位游戏》《金融街》《楼王之谜》一起策划为“天局”系列出版发售,受到读者热捧。

2017年,矫健担任周梅森编剧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首席策划,剧中高潮引用了他的小说《天局》。